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七

東莞 陳 建 著 西湖高汝棫 訂

宣宗章皇帝紀

帝文皇帝長子張皇后所生也 文皇帝初有易儲之意見帝英敏解給復贊曰

好 皇孫 文皇帝因立帝爲太皇孫 仁宗龍

升 遂卽皇帝位在位十年以乙卯正月初三日

崩 年三十七 上徽號曰 憲天體道 英明神聖 欽

文 昭武 寬仁 純孝 章皇帝 廟號曰 宣宗 葬景陵

丙午宣德元年正月擢文選司郎中鄭誠爲吏部右侍

郎○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

宜府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

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詔從之○三月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呂震卒

江盈科曰震之卒也何足書于嘗聞告子云有性不善孟氏闢之然文廟大臣若陳瑛與震殆真所謂性不善者瑛係毒遇物卽斃震極佞居齒皆諛瑛蛇蝎孽震媚優然震欲戮死方寬殺夏原吉瑛使而又毒若六瑛若若仇建文遺臣殺之族之無非結文廟懼心毒亦卽所以爲佞害兩臣真惡人哉瑛族震善死幸不幸耳特書之以警性之不善者

以胡濙爲禮部尚書先是濙爲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末樂中嘗有密疏疑之改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上知其忠誠召陞是職○

上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立設養濟院意正在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衣之人

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

高汝柱曰。曆時禁城甸者。分置病坊于諸寺。以康之。亦謂之悲田院。曰。初所云養濟院也。今京師。以爲燦燭幡竿二寺。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者衆。故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燦燭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叶號東。既充滿天街。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爲耶。以胡壽安爲新繁知縣。

壽安在縣。止食脫粟。佐以園蔬。未嘗啖肉。其子私雞而食。安怒。遂遣之歸。其餘勸慰之。安曰。君不聞箕子之補象箸乎。象箸無幾。而基亾國。故曰。吾長其卒。悔其始。或輩讀書起家。期于砥礪自見。久而身處脂膏。因沾成潤。因潤而汚。敗名喪檢者。踵相接也。矧夫膏粱之子。生長宦室。菽麥不分。稼穡不諳。若恣所欲。如水之流。不爲隄防。下流之勢。將安底止。隄防。變則性堅。而蕪道有基。故吾靳食雞于吾子。非不愛之。俱以

愛之之道。戕之也。勝云。葉根嗜斷。百事可辦。其餘明
然。嗚曰。謹佩之矣。

○二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言。朝廷近差內
使于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
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
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
諸物。若買完者。卽令回京。未完悉皆停止。○三月。上
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祖宗成憲。所

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益皇曾祖肇

建國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歷涉世務。練

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

才不足以
當其任索
冠謂何

明亂舊章。別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權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爲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贊機務。

宣廟柄用陳山。張瑛。皆仁廟柄用楊士奇。黃淮。皆赤宮舊恩也。然山瑛品不逮前。皆不得久居內閣。後亦無稱焉。

以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

只差在張
輔費船兩
人俱取回

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不自付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爲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卽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與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卽位之詔於彼特原。

此正對酌
于初平交
趾之際便
覺渾然無
迹到今便
難措手

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
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未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
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
有對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
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
二十年之勤勞一旦弃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
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
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
常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

匡反發兵討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
夫元帝中主亦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
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邪原吉日容臣等四人更審思
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
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
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阿魯台脫歡各
遣人朝貢○諭吏部選官須得其人吏部尚書蹇義等
奏請選官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
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
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破外戚事
察及歷代
臣鑒
平恕二字
刑官要法

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占
人取士于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
蘊。益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于進
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無以格物。嚴選舉以遏冗
濫。精考核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于民。斯其善矣。古
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于未
世。卿等勉之。○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
賜群臣及外戚。○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

○以四川按察使陳建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瓊廣東東莞人。舉于鄉。初為桂林教授。遷國子助教。
未幾。初。近臣言。建治才。不宜置之。遂知許州。

改滁州以寬厚爲治均徭役時征敵禁奸蠹暴民用
大和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
隱治有異政者加陞權爲累言滁績最滁人恐失志
詣關乞留遂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
嘗歷同考會試進巡行嶺平劫項鏡歌鼓吹播四川
按察使治績尤著會吏部言曉素有文學乃召改是
職添民思之祀之于醇翁亭與
歐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云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彙顏衛指揮哈刺哈孫等

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上曰古者御夷秋來不拒去不

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

榮曰取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

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八月京師地震

○帝卽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
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遂反遣楊青
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時暮夜繫青聞于朝又約
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
諸衛所盡奪有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以指揮王斌
等領前後軍高煦自率中軍千戶王玉等領四哨復僞
授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溶樂安人弄其家變姓名間
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關上
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勅南面
坐跪太。大言曰太宗信謠削我護衛徒我樂安仁宗徒

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

所見。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嘆曰。高煦

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楊榮力言不可。曰。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夏原吉力贊榮言爲是。上

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

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

預朕新卽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於是命鄭襄二王

監國。明日卽躬率諸軍啟行。以陽武侯薛祿爲前鋒。駕

親征高煦

夏揚此舉

鑿定文之

夫也當時

事起倉卒

人心洶洶

高煦素號

驍悍善戰

諸將所畏

苟宜廟稍

涉捕球

卽親任天
下事未可

知也

行決矣有

風馳電掣

之意

料敵如見

寬顧深知

人情故親

能之謀一

論師決

依投失國
本之員商

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
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
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
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弃此。走南京。高煦
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
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
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
至卽擒矣。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
耳。聞車駕親征。猝至。始懼。上仍以書諭之。英暢神武
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前鋒至。

淮南受誅
始于伍被
王果能行
獻倡謀帝
且與王除
賊矣

迅雷不及
掩耳遂使
群雄瓦解
犬豕未清

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熟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向殿，施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來朝者。辛巳，駐畢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驛樂

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城戰，無為人擒。

高煦招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群臣請正

典刑。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

死，唯陛下命。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

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赦。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班

師還，命中官項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王斌等伏

誅。誅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編邊民者七

百二十七。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遣遙城。忽一日，上欲

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

足勾上仆地，左右卽扶起。上大怒，亟命力士昇銅

自出師至

不胸

呼不血刃

可謂神武

不心

高煦素說

勢在

殺尚不

情不知其
平日爲教
何如

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
如山煤炭逾時火熾銅箔庶人灰

時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夏原吉原吉
復贊之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諸臣等而泣在
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宜捲甲窮戈以
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於是上
意決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六日還京兵
不刃血不踰旬而罪人得皆榮與原吉之力也

高煦既擒車駕至單橋尚書陳山迎謁言于上宜乘

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未安矣上召楊榮

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

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

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依實

中正不阿
斷全最大

此舉是文
由宜厚
移聖處所
評益國家

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難。蔡原聲曰：汝阻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造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辭則有矣。然非其實。因復謂蔡及義原。言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

矣。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關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意白上。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蔡及義原。言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章皇帝

七

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思保全。毋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章遣駙馬袁容都御史劉觀齊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聖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疏之，先是仁宗遣中官山寺齋勅黎利之罪。

時淮父九十猶無恙
封爵與子
同官時榮
之

命爲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衆寇掠勢益張。通率諸衛
官軍往討。洽以爲宜。駐師石空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
欲渡河而陣。洽反。役給以利。害且陳。方畧通弗聽。翌日
王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辰至未。力
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
通懼。師卻。洽遂過。等事聞。贈少保。贈節愍官。其子樞爲
給事中。○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
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以李時勉爲行在翰林侍
讀。上怒。時勉言。懇觸。仁考怒。令于獄。縛時勉來。面
鞫。必殺。時勉尋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卽斬西市。王指揮

得上面鞫
見天日矣

出端西旁門時勉爲先令縛來者已縛入端東旁門門
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已縛入亟走還欲縛送西市時
勉已得上面鞫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

復其官矣

獄以施人
心地先好
實歸奴時
結交窮報

按時勉言動舉止皆以聖賢爲師自處鄭重偶以元
宵玩游燈夜市中外男女雜還簪履餅集會時勉左右
從地上拾得金釵一股珠貝欲餽備極巧麗蓋千戶
侯李姓妻所遺也勉以金銀易之欲俟其主來尋通
揭示門楹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一股來驗卽界之
已而千戶妻使人來比釵儼然有卽還謝以金圓却
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來妻告之故交嘆其賢適有
夷方血竭一塊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千戶懼
之時勉曰吾守嚴一介豈敢濫取但此物能活人者
留以施人亦一陰德也適受而蒙焉未幾仁廟撲
以金瓜折筋骨聲琳琳且下鎮撫獄衆皆謂勉必必
會在此獄者卽前遺釵之夫李千戶也見而痛之問以

若此特一
念之慈不
恐婦女以
微物啓蒙
或贖禍耳
竟獲此報
天道也
何心哉

自竭尚存否，勉使家人取至，待以數劑，其痛立止，不旬日痊愈。

交趾叛，侵圍鎮城，藩鎮以平州知州何忠有膽畧，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牒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舉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頤，遂遇害。

忠，荊州人，未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事聞，上勅產其門，賜諡曰忠節。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向南方終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朝殄滅夷。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次

皇明法傳錄

卷十七

律皇帝

十一

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遠邇一轍。上知其弊，遂令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姦。○以太和佃戶陳祚爲監察御史。

祚蘇州人，由庶吉士爲
參議，以言事責武官。

以張本爲兵部尚書。○以安遠侯柳升、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談忠，由雲南分兵兩道討交趾，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兵，侯升等至進兵。

黎利既敗，陳洽、勢益、偪、遂、國、交、州、成、山、疾、王、通、奏請益兵，詔命柳升等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奉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慶奉郎中

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高汝棻曰：成祖命將討平交趾，求陳氏後無人，乃郡縣其地，設交趾布政司，茲黎利作亂，我不能守，遂以昇之傳至黎譔，國復亂，譔居海上而死，國人推其弟黎應福，國莫氏父子遂篡之，國人乃立譔子黎寧，都清華，攻元光熙，莫氏攻之，寧走不知所在，而其臣黎景瑄又立譔次子黎憲，攻元元和，蓋與莫氏分其國矣，寧之立也，遣臣鄭淮條奉表入貢，以莫氏之難見告，而憲等求不得之，展以國讓，而莫氏之帝自若。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以上元節勅賜百官假十日，俾各燕飲爲樂，以彰太平之休，自是歲以爲常。

高汝棻曰：元宵節假，卽唐人賜備之遺意也。唐制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以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盡懽，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

風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國初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求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晏會。明日禁遊樂。使闕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于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濕和煦之氣。遊于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慄慄迫慘。無樂生之心。此近于秋冬飲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積養熙皞之相哉。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正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卿等嘗祇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

致及今事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待
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懌懌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
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合弘貞靖賜士奇曰忠方貞
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淡曰清和恭靖云○上遣柳升
等討交趾正月 上坐文華殿召問士奇榮交趾勅去
未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 皇考言 太祖初定天
下安南先納款已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
陳氏後不得故郡縣之倘若陳氏有後不致勞啟方隅
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 皇考嘆曰勿泄朕心未嘗忘
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

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皇考之志。士奇榮頓首稱善。

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廢晉王濟。積為庶人。安置鳳陽。

善此通濟
在枉死矣
天盛借之
以愧世之
賢者者

晉恭王綱卒。世子濟。煇嗣。王濟。煇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煇之弟。濟。煇。恨。庚。夫。愛。賊。其。父。并。賊。濟。煇。不。為。解。因。蒙。慶。成。諸。王。日。訴。濟。煇。之。過。於。朝。又。謫。府。中。官。校。誣。濟。煇。罪。竟。奪。濟。煇。王。爵。廢。美。圭。為。庶。人。濟。煇。遂。得。嗣。王。又。誣。承。奉。左。徵。佐。濟。煇。為。逆。逮。治。京。師。濟。煇。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煇。父。子。泰。王。有。老。嫗。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于。獄。中。令。馳。驛。召。濟。煇。父。子。時。濟。煇。因。空。室。已。十。年。而。府。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命。徵。往。空。室。解。濟。煇。縲。親。相。抱。大。慟。濟。煇。由。是。志。望。出。悖。悟。濟。煇。父。子。見。文。皇。行。在。所。濟。煇。病。愈。甚。上。見。之。惻。然。遂。封。美。圭。為。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連。伯。淮。豫。平。陽。文。皇。以。與。美。圭。

濟橫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論還濟橫。不從。仁宗
書諭濟橫曰。美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蒼令在原。兄
弟急難。每用吟哭。或念無已。爾能賢弟。同吾此心。又
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侄。本同一
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故濟橫得書。益廢致妖巫。府
中造現。詛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宜宗卽位。憐濟橫父
子。將賤問。勞濟橫。現祖事益。器自度罪不可解。遣人
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字化王。濟橫告變。上
倚高煦。又符濟橫。其交通書其所遣。詣高煦。人走京
師。首服。內使劉信。奏濟橫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軍
欲應高煦。宰化王。又言濟橫毒弒其母。濟橫始懼。
上召濟橫。至。示以諸所發。好逆狀。濟橫伏地。頓首。上
書。謝請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好黨人。皆言。趙晉
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屢上告變。徐察之。有驗
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橫得罪。宗並
不敢以親私。廢大善。謹遣祖。訓免馬。庶人屏之。鳳陽

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馬瑜。
杜寧。謝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虞復。見楊藥。獻

明倫彙編 卷十七
十四
頃○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朝廷
以廣西獠犛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命雲充總兵官往鎮
之○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仍舊

雲委視馳騁善騎射曉兵器未幾中爲指揮使能征
遠北功爲諸將先效陸是職○按水東日記廣西守
將韓都督觀英武有謀願尚誅殺山裏殺酋之深虎
有將畧用安如神其廉正武臣莫並其取土官一以
威嚴刻期征
調無敢違者

七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日近來民有訴
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
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
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

孫色見于
外驕心存

于中矣故

曰兵驕者

敗况不好

謀乎

知兵之論

孫權卒不
可拔

則爲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十月安遠侯柳升
敗成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
列柵以守升旣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
然不好謀史安陳鑄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
力言之且夷狄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
以擾我况勅書數數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
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
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爲先之副
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旣渡橋遽壞後軍阻
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劍砍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

所贈歸官
得免免
沙口下

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羅象鬪衆亂聚遂被執賊呼
官軍降卽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俱歿之○
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騏旣激變交趾陳洽
繼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交人思福之深
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旣失利福爲賊所得皆
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也
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首長餽
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
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弄交趾帥師還柳升等旣
敗歿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

交匪之難
死者千計
惟何忠烈
子輔流蘇
見餘俱誣
滅無聞

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并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成革爵。○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處之寇勢熾甚，他郡縣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食且盡，而民心益固。旣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闕以灰，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亾與亾，義不可汙。賊手一子一妾皆先死。子輔嘆曰：不如此，不弄得我廬陵劉家人亦自經死。

子輔，江西廬陵人，初爲廣東按察使，坐事左遷。諒江撫民如子，民甚愛之。事聞，贈子輔參政，賜祭其家。○時黎賊以入萬餘，攻昌江城，指揮李任、顧福等竭力與鬪，不支，皆自劍水中，官焉。起大哭，北向再拜，誓不

英國既有
此論當時
何不更遣
英國臨之

奔守女匪
以禮置宗
初心宜
願本志士
奇等將明
致云若
論正理亦
致其生靈

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對子輔皆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及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黎利遣人進安南陳王三世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

數年然後得之此必出黎氏之誦當益發兵誅此賊耳

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

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所

對曰今日吾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未樂中費數萬人

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

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爲福上顧問士奇云何

對曰禁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

幾百餘
至一旦非
之甚可惜
也一寸山
河一寸金
後人于止
不能無感

理不曰止
文為武乎

程程安附

之不得而乃郡縣其地數十年來兵民困于交趾之役
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
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威德何謂無名且漢弄珠厓
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
事臣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山岳表示論文武羣
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
恤人言遂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齋詔冊封陳嵩為安
南國王罷征南兵○十一月皇長子生赦天下孫貴
妃所生也十二月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
皇明法傳錄卷十七章皇帝十七

帝以南京
爲漢中東
地東陽在
臨而往外
史所記恐
不可信

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爲皇后先是 皇子旣生胡
氏稱疾請開貴妃遂正位中宮旣而 張太后憐胡后
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孫后
之右。

成化中禮部尚書坊變會題陵廟事言 宣宗晚年
欲追復胡后徽號悔恨莫及封笑曰此朕幼年事與
宋仁宗廢郭后尊亦追徽事頗同後天
廟中 英廟承先志卒復胡后位號

以黃福爲戶部尚書尋改南京戶部

天順日錄宣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
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正不同命觀戲日臣
性不好戲命園基曰臣不會著基問何以不會曰臣
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
政轉在南京戶部優閒之實疎之地

以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試青之有長從魏范二先生講學程張朱書數日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牘作詩賦專心于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選瑄欲識一面瑄曰其忝糾劾之任無相讓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歎不已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

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

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

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逮鎮

遠侯顧興祖下獄以減從監留關擁兵○御製帝訓及

官府更解
得有味

賜遊西苑

吳初曰此

等事正見

明及文太

九美事從

信歸不許

以論揚其

空何也

自與古人
遊孫之樂

官箴書成。○下司禮監太監侯太子獄。山東官吏軍民
奏高煦反。上命齋書諭之。且察所爲。太還力言無反
狀。後奉命選駙馬于直隸。擅作威福。杖經歷致死。上
因記憶前事。命都御史劉觀下之獄。

戊申宣德三年二月。冊皇長子。御名祁唐。爲皇太子。

○封孫忠爲會昌伯。皇太后之父。○三月命英國公張輔尚書。

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及翰林諸臣凡十八人從
遊西苑萬歲山。詔許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賜登
御舟。泛太液池。上諭諸臣曰。今天下無事。雖不流于
安。逆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

畢竟英方
能行盛德
之事

遊豫之樂也。復網魚射鳧，賜宴盡歡，而罷尋復召諸臣，賜遊東苑。○工部尚書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日。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成凶者多。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軫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者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各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請居遼東。先是上召楊

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論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
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未樂之末已作但
至今日甚耳上問未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顧藉請托賄賂公
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曰是時賊貪方
實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
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寮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
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
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有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
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

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
願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
佐右都御史勅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不
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軍於是御史連章劾
奏觀賊貪狼藉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
著實跡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輻戍遼
東而令觀隨往

宣德初凡臣寮燕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
不振自顧位爲都御史奏禁貪淫糾正百寮禁用歌
妓朝綱始振天下想望其丰采當時
惟佐正色立朝九旒式威俱憚尤

廣京海陽縣進二白鳥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

此謂馴逸
不但惜費
亦且惜民

兵部尚書孫本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机今在外凡
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
又凡遣人賫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
費請給一驢從之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
京諸司縱弛御史尤多貪婪效尤成風賊穢狼藉至是
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
院顧佐齊名憲臺爲之一清○冬上以尚書蹇義夏

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勅
嘉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備顧問謀議○郎官

示百官

御史以醋酒相雜敗者。上出酒論以示百官。

此與司書酒器相表裏內外
臣工所當守而照情也

下工部尚書吳中于獄中私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宏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下中獄。○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潞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官新製與之。○寧王復請南昌府附近灌城土田。以衆子耕種自給。上諭戶部曰。王者不租食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勸。待報處置。

五月贈祭交趾死節諸臣

高汝拭曰。女無論。不。凡受。勝者。有夫婦之義焉。臣無論任不任。凡策名者。有君臣之義焉。業已許之。其可得而易乎。是以恭養。領。梧。桐。特老。此天地恒性。義。古。事。人。之。則。也。從。來。遠。矣。吾。患。夫。二。心。者。自。管。夷。吾。魏。元。成。壞。之。是。以。隔。事。不。自。裁。者。何。其。紛。紛。若。妻。文。將。人。人。自。比。于。管。夷。吾。魏。元。成。而。臣。紀。墜。地。焉。夫。管。夷。吾。學。箕。子。而。失。步。也。猶。可。說。曰。桓。兄。也。魏。元。成。學。管。夷。吾。而。隘。觴。也。猶。可。托。曰。太。宗。功。也。邇。學。元。成。而。隄。防。不。止。如。降。夷。降。虜。者。將。何。說。之。齊。貪。一。息。之。生。成。萬。世。之。纒。雖。生。亦。死。何。顏。以。立。人。世。耶。先。正。有。言。君。臣。天。地。之。綱。節。義。生。人。之。義。守。死。則。為。仁。人。義。士。否。則。為。亂。臣。賊。子。而。已。重。臣。親。臣。近。臣。死。義。遠。臣。死。職。比。于。剖。心。申。斷。斷。骨。弘。演。納。肝。豫。讓。吞。炭。以。至。張。許。之。死。雖。陽。文。謝。之。死。燕。市。皆。以。完。大。綱。持。正。執。也。安。南。死。節。諸。臣。朕。幾。無。愧。此。矣。○。三。代。而。下。開。創。之。臣。多。用。前。朝。士。如。王。魏。房。杜。皆。易。君。而。仕。者。譬。之。以。女。適。人。四。公。適。再。醮。之。婦。孔。明。可。謂。以。理。而。嫁。從。一。而。終。者。也。特。修。未。將。而。能。守。志。終。身。者。矣。其。餘。

此達賢如
不能已之
竟也畢竟
得體

仗節死義若建文諸臣皆烈婦人焉豈可少乎哉

八月皇子祁鈺生○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祭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于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上以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自歷諸關警勅兵備遂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勅兵備卿等整

此行勢已
已土木之
款不同

齊士馬以俟命。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驛虹橋。召諸將論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惻焉于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剝穫之後。頗有遺乘。滯穗。上甚喜。歎曰。使四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驛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遣其耆老。

宣廟爲大孫時嘗說

論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厲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于溫飽而自弃也。衆叩首而退。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成耳。遂駐驛石門之東。石門諸將請將威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援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成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

徵高武能
往幕北所
以習知用
兵英武持
子成祖

以千騎勝
勝勝非知
兵曹與
不以爲危
也
武功之盛
莫如成宣
二廟夫征
增焉敢不
長服

辦槍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峯口
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鞘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
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
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
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焚
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繞出陣後虜望見黃
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內辰
斬其酋渠駐驛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擒虜穴忠勇王
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于
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

置勝英武
亞于成祖
故平乃難
其外與什
躬銳戎伍
如權枯拉
朽耳益此
時去國初
未遠乘祖
宗百戰之
餘威將士
習于戎陣
戰勝攻取
則非偶然

朕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邪。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
于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邪。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
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卽俱遣。留一人乃
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識秦養之恩。況人
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驛會州。以重陽節賜
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旣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
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
慰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
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
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

之內廚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
口及馬牛羊纒至賜亦如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
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
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
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
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邪今朕留將士二萬
于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
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甲子詔班師

商汝棻曰帝皇之世上無欲而事簡也三王則民勤
而不失其所事難煩而政仁也春秋戰國苦而不適

其土王政衰而兵賦帶急。漢唐宋民，無不怨武帝而
宋。近于戰國。宣帝邊邊，此不得已，觀其請論，窮兵四
賈而可知哉。豈不得已而用兵，則民之樂生也多。斯
聖人仁天下之政也。

十一月城獨石遂弄開平

宣尉卽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郡，設新開平
置八驛。東曰驛曰涼亭，北可秦峰，黃屋，按大寧古北
口。西四驛曰，恒州，威虜，明安，阻寧，接獨石。文皇四
出塞皆，送開平與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
平，則與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圍，未無虞矣。已乃
弄大寧與虜，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
慶國蓋三

百里云

高汝斌曰：漢開河西五郡，號曰斷匈奴右肩。國家河
西五路，如漢時京東，又有朵顏三衛，則虜左右肩俱
斷矣。此以形勢制禦也。自俺答之橫也，西併海西諸
虜，又西叛北，北嶽諸酋，而虜全右肩矣。自此山後諸賊
又東結朵顏，則又全左肩矣。故虜益盛，邊陲日益多
事。其勢使然，寧特一開平之棄而已哉。

事封

馬虞巴三
見矣

尚書八座
當爲國爲
民而亦修
佛淨是大

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愧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上幸鐵騎出喜峯口擊虜文臣獨榮扈從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賊功最也○已酉宣德四年正月駒虞見于南京畿內之來安縣守臣得之以獻○二月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免白兔各一上賜以龍衣玉帶璽書獎諭○工部尚書吳忠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爲國祝聖之所

臣而回恩
夫其婦也

舊塔捐壞乞役民爲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高汝棻曰：昔元太師弘吉剌氏造五臺山寺，廟寺之役，大集民夫，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人，蓋至殊。林留爲勝賞，而工費之險，傷殘民命，余乃如此，是以有漏之緣，幾無辜之衆也。如來大悲，其謂此何。

不爲佐解
更以實對
大臣吉湯
之體宜尔

○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勵凜然。吏有遺笞者，搢撫佐之過，謂受卑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

際運以保
薄而折解
無資固非
難臣之道

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阜，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阜亦樂得歸耕，實官阜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

歸早而使
給薪亦非
正大之體
後來遂有
柴薪早繳
之說繼解
代役在正
言願置一
可衍

亦然自未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
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
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
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阜歸耕。使給薪芻。
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
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
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
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使小人排。

陪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豎。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寡學多慾，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濶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任。○上幸文淵閣，謂輔臣楊士奇等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

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異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上巡邊校獵。閱武。尋還京。○十一月內閣學士楊溥以母喪去位。○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上諭之曰。馬畜于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月。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益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此與極賞
家之

按牧馬之政。漢唐皆牧之于監苑。至宋與我朝始牧之于民。宋保馬坊于王安石表。朝令民養馬。始于太僕轉場。碾茶行。其為法徒。傷害民而無益于國家實用。

上幸文淵閣命增直字設飲餼器用翌日大學士楊士

奇上表謝恩降勅賜詩褒答

是年幸闕者三闕在奉天門東廡深嚴邃密故事不得舉火闕臣退食于外上命于延中隙地置庖始得會食

堂中

帝閱武千近郊

高汝栻曰強天下之兵當自京營始祖宗朝以武功定鼎設立京營統以文武重臣環以列將裨將萃以十二萬神策羽林無事則實畿甸有事或遇邊警最大而難制者合出征討事平奏凱體統何等隆重夷虜反側視此潛消宜德而後稍稍凌夷根本卑弱尤邊何所威望然欲強營兵則大閱不可不舉也昔高皇帝有雜龍山之閱文皇帝有鳴臺戍之閱章皇帝有兔兒山之閱睿皇帝有西苑之閱莊皇帝有大教場之閱以訓具在皆可傲行蓋乘人心廢弛之後大駕親臨旌旗動色選將勦兵環壁

然內安諸夏。外制四夷。須于此藉矣。近日吏部侍郎
羅○翰○義○亦○請○舉○行○未○蒙○旨○允○想○事○若○有○符○耳○

○免四川茶戶徭役○給事中賈諒等劾戶部郎中蕭
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上命下之于獄上

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
廉耻相尚媚優賤人豈宜褻狎近聞此風盛行如劉觀
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
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言
編諭之

大明律犯姦內有官吏宿娼之條則是太祖時已
有禁矣及顧佐掌院時奏如女止容供應公燕業其
姦宿蓋恐未流人情易犯耳時三楊開老會飲別館
月夜有妓俯薄因行令限以古詩二句用花月二字

故應曰：尋常一樣實前凡，總有梅花便不同。慈念自
論三母稱賞，制飲大醉而歸，早朝人文業。宣皇問
口昨宵之飲，樂子。俞皇莫知所對。上誦應令之句。
三公大游湖，上笑頷中，侍齊錦十端，而賜曰：用助
纒頭之費。三公覆頓首謝，私念泥飲典違法，禮適
上又有原吉之所論，因具奏禁止。

書論寧王先是寧王權謂太祖高皇帝以祿米定品

級則祖訓所載祇祿米耳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

皆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

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

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于是

上書言之語多悖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卽位以

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從舊制郡王子孫自隸國

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通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欽定靖江王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等事。亦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因以警示文武大臣。皆曰。寧王此書。執以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上命作書諭之。使加體。整若復不謹。是時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寧王懼。不敢復言。○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缺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期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

爾亦有聞于後矣。

高汝拭曰：戰國策：衛人迎新婦，語僕妣，駭故，送，便，或
灶，從，曰：以，妨，往，來，婦，言，皆，至，言，卒，為，人，笑，者，以，其，夫
之，早，也。呂覽：紀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私，藏，以，為，別
嫁，易，其，子，從，焉。若，翁，知，之，出，之，父，不，自，非，反，善，其，詐
抱，朴，子，病，繆，篇，著，世，俗，戲，婦，之，法，隲，言，慢，對，甚，至，楚
健，支，體，鄰，賣，不，可，言，總，之，衛，婦，蹠，語，以，招，訊，宋，人，陰
計，以，賈，逐，而，其，心，大，有，選，庭，焉。士，君，子，委，質，入，官，如
新，婦，然，固，室，慎，之，然，化，之，衰，也。以，括，囊，送，然，貨，賄，私
家，于，衛，則，又，重，質，食，之，懲，子，宋，則，安，覆，轍，之，敗，持，身
不，正，絨，然，取，容，使，人，得，弄，玩，之，如，戲，婦，然，惜，哉。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七終

皇明通紀法傳卷之十八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 高汝棻 叅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鼎焯 校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

百三十卷 寶訓一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 寶訓

六卷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贈太師謚忠靖

原吉不徒
德量弘裕
善斷吁可
俞吾期于
濟國有古
大臣之風

原吉德量寬弘，嘗有從諫。汗所服金織賜衣，俱欲送者，曰：汗可流，何恨？為吏象所實，硯石置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檄徵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汗，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管不謹，被汗上命易之。一時鄉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聞文書，撫按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殿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

以條混而筆不忍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
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原吉曰君
子不以實實解
行其教慎如此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讀錢習
禮為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林震龔
銜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清明節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上奉皇
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見行
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
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

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管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上御左順門。召蹇

義揚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詢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先是上欲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

三楊立朝
能以民隱

上達宣宗

亦復虛心

以從所謂

諫行言聽

音澤下于

民者也此

相業為銅

光

以此數陳
入之典語
中亦無分
本古

非止此兩事。上曰：汝所知者，俱言之。對曰：百姓積年
負欠薪芻，及買辦採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
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蘓州尤甚。
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
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
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
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徵
派。苦民年來刑獄寬濫者多，感召旱澇，誠由于此。請戒
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獎尤多，四方每
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于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為所

管之人私役不得管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察
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
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姦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
益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勅明旦頒行○止
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論士奇曰楊崇家畜馬甚富
察之皆得之邊將崇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
地對曰崇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
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
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崇一
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予奪高下

不棄隨攻
之亦不因
友誼而大
加之延見
併人之品

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駝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卽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甚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

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開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飢旱流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室先遣官行視其田以俟開墾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榮華張琰吳政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

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積糧且江南之稅糧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河沂諸水河南墜汝蔡沔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植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合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此積弊也
聖主洞知

寺官竊減外夷供給。上諭刑部侍郎施禮曰：先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竊減，應給之人，卒不得凡得者，卒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牒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母謂飲食細過不干大体。昔華元殺羊享士，羊羹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重修玉牒。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藩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由民
皇明法傳錄卷十八

漳皇帝

五

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鄭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軍見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道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

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土魯番始遣使

人貢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大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雪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羗漢湮祭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前有小屋崖前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背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湮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小山巒巒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搗堆中有若人骨狀者其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湮祭處也周行尋

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峭，窮嶺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不至，云其處大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夷，使使中土督餉，最好使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

改江南民運爲兌運。○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朕所欲不在此。○後母獻。○山西進龍馬駒以爲瑞，群臣上表賀，不許。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巡河至斬黃嶺，遇虜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捷聞，故有是命。

是秋奉祿爲將，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所遇秋毫無犯，善撫士卒，累創赴陷，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卒追封

斬國公
謚忠武。

七月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

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材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爲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群臣賀，上不許。○推陞各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爲各部侍郎，分授總督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徵收稅糧巡撫地方。

高汝試曰：初設武則令都御史亦有左右侍郎，或通給卿寺皆兼憲職，領勅以出事完還朝，今常添註矣。然皆積有年勞才望方授，近因邊方失事相繼，不責總兵而責巡撫，又因時過求，成罷相望，隨有自奉政副使方在按屬，轉加陞授，以故悉按輕老而自視亦輕，彼此相見相行，事體禮節亦非曩昔比矣。

于不起科
之田而種
以井田之
蓋則什一
之賦民種
因而有其
名矣家疏
則從而聚
夫之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
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爲國家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
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今北直隸地方
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闢荒田不問多
寡永不起科

此我祖宗厚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
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
可廢也當時緣不起科後來遂至權勢奏討爭占之
侵王整謂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瀕望肯不起科于此
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机也羅倫謂以堯舜三代
之道輔其君則分田制產經傳固自有成法揚東里
諸人得君行政既專且久謀國不弘遠猷而苟且一
時近小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
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
無財用卽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歛而國
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此則
好惡用舍富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侍位妨賢病國
卒以爛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浙江巡撫侍郎成
均築捍海堤○山雲討平慶遠蠻

以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謙浙江錢塘人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
曰此他日教時宰相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
貌英偉聲如洪鐘遇事敢爲不避權貴嘗進奏高
宗罪人既得上命謙數其不軌詞嚴義正矢口而

成、大幣、上肯自是受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令大臣經理。上疑看謄名，起投之時年三十三。

○以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蘓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舉忱往任之。忱，江西吉水人，爲人謹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爲之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頽以賑恤，歲內無慮，歲輸之米，甲于諸省。

擢兵部郎中柴車爲兵部右侍郎。

卓浙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以清慎得名，擢江西參議，入闕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饋客一盤，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我，若不一

祖宗所用
人不拘一

差未嘗大

分流品亦

未嘗俱在

格與夫年

勢之拘用

惟其賢能

而已故當

時號稱得

人

如此作爲

具有手段

○以禮部郎中况鍾爲蕪州府知府

知故人意不受歲餘復入爲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
車治之有餘力會傳言湘滿官有變詔設沿江諸縣
擇良守以車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後召爲
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治事至是起陞侍郎

鍾江西靖安人始爲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
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蕪州等九大
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書假
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爲木訥胥持文書皆
不問當否便判其契盡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
鍾亦唯唯不校既某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
禮生詣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勅未嘗宣今
日官勅既真中有條屬不法徑自率同之謀于是諸
吏皆驚震坐堂上頃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
經誣善人吾有彰瘡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爲
剖別今以扇若等速以善戶惡戶報來善者吾優視
之甚則實致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吾列善惡
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犬聲言某日某事
你某作如此歸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郡胥

現青天

擊之立降
板鼓之調
其鼓其公
謂其編聖
此蓋明

駭服不敢於鍾命引出口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
皂隸有背力者四人與一芥藜空中擲之死宅姑少
按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伺鼠輩爲吾樹實成
耳高技之立死不死死若狗曹耳俱如命 陸六人
命屠人鉤其髮曳出封諸市復黜屬官貪暴者五人
備播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慄革心奉命惟謹
稱之曰現青天當時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憑陞常州
府知府戶部郎中徐鑑陞安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
陳本深吉安府知府臨安府知府何
文潤陞爲温州府知府後皆爲名宦

是歲安南黎利篡陳暹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

朝臣或請典師討之 上不許遣使封利爲安南國王

自後朝貢不絕○謫江西案察司副使李綸戍遼東綸

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
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 上命

追所受賊及舊給勅命發以遼東邊衛

乙卯帝巡近郊○車駕發京師駐驛王河諭成國公朱
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
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
其申令各管悉知之壬午駐驛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
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
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
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凶之
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凶國之主雖山不
崩國亦凶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

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十月 車駕巡邊至宣府而還。○十二月二十夜含譽
星見于九旂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彗郡臣表賀。
辛亥宣德六年

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
詩一章賜尚書憲義胡洪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
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功賜燕臺歡而罷。○巡按
江西御史陳祚奏請命儒臣講說大學衍義 上方以
博綜經史自負而祚詭詞若 上未嘗學問者覽詭怒
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

并其父母妻子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七月
上微行夜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
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
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
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
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
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
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
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寔問士奇車
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惴

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欲○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
重○恩○澤○豈○能○過○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
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焉○蓋○盜○嘗○殺○人○官○捕○
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
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之○中○真○
盜○不○疑○竟○以○其○誅○告○之○遂○爲○所○獲○上○旣○誅○二○盜○士○奇○
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
微○行○蓋○先○是○寒○義○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
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九○

月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永免稅甚無謂令亟

以還民○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率贈少保謚文靖

幼孜簡易沈默不伐善驚名及疾革揚士奇楊榮
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
民後何言或請啟身後之澤者幼孜
正色曰爲子弟求祿君子所耻遂卒

河南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

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稍稍禁戢自此含怒

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勅唱班臣已

就列王已爲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遣王摧辱不

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曰朝臣於大庭朝賀皆昧

癸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護邪小人教王屏
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謾邪府
中承奉長史典儀撤送京師治之○八月忠勇王金忠
卒忠初名也先仕于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
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
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身當先斬
敵功多四年陞太保至是卒賜祭葬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遂免朝賀○二月
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南齋官
論寬恤事且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

循資陞授
四字今日
就為定想
半不可改
賢才所以
多積薪也

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
不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
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
反。以夏原吉為姦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上曰。今再
下詔寬恤。舉此為第一事。却于其未增云。中外該管官
司不許故違。上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怨汝。試
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商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
廣賢路。數事為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
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淆。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
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上曰。此數事皆可書

勅頽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上曰：不可令多人知。恐勅令未下，事已遍播于外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客議，就錄稿進來。于是士奇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錄明且進呈。上允之。○三月，再行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額爲首次。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堪任方面郡守官者有犯，并尋舉者。○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揆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意。○七月，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邠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邠風，周公陳后稷公劉王

新主更迭
奸安推聖

王勤思求

賢心念民

依耳試親

倚閣括懸

國風詩織

婦採何苦

急之進退

形容切至

其詩章錄

入詩歸者

不疑賢

業之所由興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
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齒爲賦詩欲揭于便
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做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
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育蚕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
足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
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
臣以農夫織女耕蚕勞動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
必繪爲齒揭于官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
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
刀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勒嘗以土酋土雅之兵來

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中國之人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所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南街白葛達國人貢時，又有西域天方國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天方國舊名天堂國，默德那國卽回回祖國也。○上賜郡臣御製祖德詩。○八月，上在官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東里有焉

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綬輯凋瘵及得交趾命摠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日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上之納直言明子用人類如

此○釋故城縣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業。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棹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迨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于所惡。昧于所聞。且宥之。侍臣咸言。銘融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銘當因此知改過也。○命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府知府鍾况計疏濬六湖工力以聞。

六湖曰太湖曰滂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屬廣袤方三千餘里。

癸丑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上侍

皇太后往觀皇后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次日勅

郡臣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

之使往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楊士

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請學士儒臣亦皆有獻

焉○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大學士黃

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父性卒賜祭葬以一品禮至

是淮赴闕謝上命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楊士奇

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二月會試

偶後死土

水之難

郵刑

上登極獻

賜履見者

再獻麒麟

者四景區

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劉哲等
一百人○三月廷試取曹鶴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爾與定音宰人切舉將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能不
堪爲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制邑政繁處之裕
如公暇蒞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入
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禹河洛象數兩對極旨
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修撰爲人明敏疏通
揚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

黃淮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
之仍賜織金衣一襲○勅三司法遣官郵刑○八月癸

亥犯南斗○閏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王直進頌○西南海外諸裔國各遣使來獻麒麟

麟凡四楊士奇進頌謂其盛前古所未有○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選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行之

高汝栻曰賢固貴及時百年者人生之限也少壯老三分之矣少則不知爲老則無能爲可自效者惟是壯年秉壯努力易于樹業而建功近時生員惟科舉一途始得進身然遇合有數不能一時必建縱得甲科而序合息貫積同界薪序不及不進雖能伊傳而學董買遊延弗克效矣曰首始躋要路比其時殿然而矣往日十舉十當今不能五蹉跎時過而禮雖後稷不生一物老至而官雖賢者鮮克有功珠璣翡翠絨之笥中久而不御及御而紛澤榮華道日之鮮豔哉宜廟此令蓋知此矣

鑄宜德通寶錢

高汝栻曰：今天下編戶之財已盡，司農之用難支。當
事者惟有仰屋嘆耳。夫粟米歲有登也，布帛月有織
也，牲畜日有產也，惟銀在中國止有此數。自神廟
至崇禎，凡十有七年，供軍費者如填巨海，東南鑄金
日赴西北，絡繹不絕，未嘗見西北之金轉而之東南，
也。已巳奴蹂內地，每執人便索銀，覆而去，不知幾萬
億矣。流寇所至，秦晉楚豫江北等處，每殺人便搜銀
子，劫而去，又不知幾萬億矣。凡此皆一去而不返者
也。不天降不地生，民間安得復有其財耶？使斯時而
鑄也乎？是三年之艾也。議鹽乎？是萬石之等也。莫若
廣設錢局，此亦化無用為有用之法耳。錢法者，行于
宜廟，每萬金一歲子息可八千零，今不能復者，以有
官爐私鑄之弊，赤棍克商之弊，所以并其本而盡之
誠，銳意力行，兩京選差廉幹部官，親詣各省產銅之
處，開採銅礦，設處工炭，鑄錢解京，省直各府俱設鑄
局，令各州縣預將應存留之銀收買，各當鋪費銅解
府給鑄，以其本存留支發，而以其息解京，為邊儲之
用。如此商盡，則矣。每錢一文重一錢二分，合民間用

錢不但計千百之數。且計斤兩。則料多而工費難。首
作無益者。如此則私鑄止矣。因銅于山。已濬其源。又
禁民家非七品以上。不許用銅器。運者入官。如此則
銅值賤矣。更收盜鑄之。以爲工。易私鑄之錢。以爲
銅。則何錢不知。泉也更令納官者。銀六錢四。用于下
者。錢八銀二。則何錢之不如金也。官不便于贖銀吏
不便于侵欺。枉法者。不便于賄賂。給物者。不便于印
除。流寇虜首。不便于掠奪。數者之不便。正國與民之
大便也。顏何憚
而不講泉哉

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
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瑜。陳循。林震。曹德。編修
林文。龔錡。鐘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
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
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

此意
作人如此

宋齊之切
秀稜異采
其屬精之
生也

以治神
陞都督
寧總舟師
江上靖難
兵至江北
以迎駕封
伯

陳平江有
功十湖亦
有功丁民
正名巨理
濟寧事

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培積廉莊宋楚教諭王純徐惟
超訓導婁升七人 上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
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四川益起命副都御史賈諒
討平之○平江伯陳瑄卒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浚命
專理河運自儀真至北通州四千里漕河事宜皆經營
創設疏清江浦引水由管蒙湖入鴨陳口以免淮河風
濤之患浚瓜州儀真三填湖港之烟鑿呂梁徐州二洪
以平水勢築浦縣刀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
落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
自淮至歸清州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啟閉緣

不勝濟
貧之法

才既足以
處理復有
窮志相成

河堤種樹鑿井。以便夏月行者。皆舟楫。永遠通行之利。
几于事慮之周。而爲之固。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
百萬石。國用以饒。○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廣濟農
倉之法。

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
官。及耕作。多舉債于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
鬻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進。而租賦益虧。故至
問民疾苦。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餘
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糶。且贖債。儲積以待賑。
忱乃與蘄州知府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
愚。協謀而力行之。蘄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
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極松
饑。民尤三百餘萬口。盡發糶。不足。以贖忱乃復思。廣
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
民。而不卽輸。實地員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切立禁
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外運。馬船民徑自送。境不
月去。專錄。吳上。章皇帝。

可見然之
其在民間
願料理之
人如何耳

入里作之手觀昔所裁三志。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餉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可受于此兵若干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晨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蓋以各場貯積之慮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他日是不獨濟農允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陪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尾濬河運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燕併之憂農民無失所者田賦流賦稅足矣是冬朝京與其以開朝廷從之于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屬擇縣官之廉公有威于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抽解之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歲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抵斗還官凡有條約皆從親爲規畫之俾邊氓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倉以賑貸之而民不知饑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

謚忠襄○令天下開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陝西進嘉禾勅郡臣勿賀

甲寅宣德九年

正月妖僧李舉謀反伏誅○宴公卿于史館是日天雨時以為豐年之兆 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

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豫焉凡二十五人○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

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朕憂

城僅堅固
四字足備
對年異於
之象

流于此處
傍邊便不
能逃矣

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傷。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之。○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請令軍民運米開平中納鹽糧從之。○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交趾黎利死。其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甘肅獻龍馬。○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既罷。朝。願為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

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

高汝弼曰極樂西方逍遙蓬島人主所極慕而心能
者也然不能動庸愚之主而妄動于高明之君亦不
能中高明之君而疑能也夫以高明而實庸愚之君
真高明者洞徹二氏之微而不溺其教實庸愚者一
籠二氏之窟而便其籠若梁武帝者名爲寺奴豈
獲固死長孫航號爲觀音婢難籤產亡至于彭黃之
術更爲妄誕欲求少女以長生皆因陰丹而捐壽聖
哉宣廟世人終不悟之嘆也即使果可成佛昇仙
試以爲不樂也何也宋應泰稱佛國人多說怪喪露
而無衣冠止有鬼神與龍居之若人越至西友與說
怪神龍同居何樂之有世傳王積薪誤到仙家碁局
未終斧柯已爛還家世變滄海夫慕仙祇以快樂無
極長生又視耳若須臾便過百年不知開闢未終得
幾局碁生亦甚促舉世痴漢懸懸不醒真庸愚其庸愚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送烈縣路陝西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

六盤山、歇拔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迭烈縣路，黃河平坦，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爲便宜，如舊開通，命布政司給官錢造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渡之。

大學士楊士奇言于上曰：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

而倉廩無闕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從之，遂命御史

一員巡視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草收，一

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

今執奏一年一代至今因之

上巡邊度居庸關獵岔道駐宣府大獵十月上還京
甲申上不豫衛王瞻埏享太廟○上與侍臣論兩晉
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
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息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
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而禍生閭閻馴致戎叛之亂
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
興明帝明敏有檢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
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
矣上曰晉武以開劍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付托

非才，羌胡鮮甲，雜處內郡，而不能以特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陳建曰：宜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卷，四馬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餘屬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聲也。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宗正夫河南池人，爲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大極圖通書西銘釋文考經。

不用浮學
四字便足
生平學力

大臣當危
疑之際全
于此時處
難前得定
非老成人
不能

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諸家規模存疑錄。夜行燭
等書。座下足兩磚。處皆穿。集靜志功。居多其事。父母
孝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
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請縣上書。請毀淫祠。
年荒。勸賑。存河。在霍岸十餘年。士子皆
服從其教。郡人亦皆慕而化。稱月川先生。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 土不豫。初三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七時。皇

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籍籍。

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哭臨。畢請見皇太子。

于文華殿。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帝天資英暢。豁達大度。致孝睦宗。思賢求士。臨朝蒞

政。動容成法。勤恤民隱。仁惠華華。四方每奏水旱蝗災。

皇明去事錄

卷十八

孝皇帝

二十三

卽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斃。屢屢詢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曲賜保全。慎于用人。博咨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畀。著令會舉。期在牧民。責課公卿。警箴玩息。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賊吏。削籍戍邊。少不假借。法行貴近。政先理化。或言臣下過失。密加詳察。如其謗誣。疎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讒殄。間有直言忤旨。旋復覺悟。獎遇加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貴在乎協。聖王推心置腹。人樂爲用。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下睽隔。惡在其爲一體也。以故體敬大臣。元弼冢宰。未嘗易人。當是時。羣賢效用。百姓相安。雖有夷狄盜賊。水旱之

憂不害其為治平也。○初十日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為正統。大赦天下。○時上幼冲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宜廟廢天時。張太后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愚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不撓卒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義為人沈靜和厚處人無所拂逆未嘗輕淡一語傷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長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迂骨鯁遇事脂韋無所匡拂故王紳譏其與時浮沉李賢譏其依違水順之不暇切中其為人矣。方之前代蓋宋之三古宰相也。○帝之薨後之流云。

恭上大行 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

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尊聖祖母 皇太后

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 孫氏爲皇太后 ○封皇

弟祁鈺爲廊王 ○命禮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 楊溥復入

內閣 叅預機務 溥自丁憂起復 不入闕 至是始命復入

○釋前爵林知州 林長懋之囚 復其官 ○釋前監御史

陳祚之囚 復其官 并釋其家屬 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

蕭葬 且未成服 祚再上疏乞歸 殯終喪 制許之 ○進士

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 黎民禽獸夷狄雖一

視同仁 其施也必由親及疎 未有赤子不得其所 而先

此亦事國
家運萬三
揚江事何
示警及

兼養禽獸者。今京師。驍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押俸
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鞍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驍
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之者
寡。此豈俸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
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
至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
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楊士奇上言。皇
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朕東宮出文華殿讀書。

官關悉切
紀首第一
件事亦是
第一好球

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
望陛下留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
重伏願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宜預擇講官必
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
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
性疏奏 太皇太后喜○夏五月以王驥爲行在兵部
尚書○加黃福少保叅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叅贊機務
自黃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
福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
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耶

勅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死罪隔決三次覆奏得旨明白然後加刑。

高汝栻曰天下久而不息也。惟此生生之氣。運行無盡耳。王者以之爲治人之本。要使天下食其不忍之福。否則沐其不忍之心。夫然後用生用殺。皆至德也。自欲事漸頽。或天之所罰。或人之所爲。種種過端。罪狀卽下。大禹之誅。寧解臬陶之繩。第情有重輕。法宜平允。稍不得當。人失所從。縱使無言。誰能無意。出入之閫。不可不審。此宣廟有三次奏覆之旨也。雖不能貸死囚。以法情有可矜。生囚以命。則又推生之寤。而通之者。昔昭皇帝示刑部等衙門曰。朕于刑罰。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鞠獄之際。當虛心聽察。若不明其情。而在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痛者。朕之所惡。如朕一時過于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宜執奏。毋以乖忤爲慮。大哉王言。于今爲烈。三覆奏請殆法祖宗。而引生意。于日長耶。天下可久而不息矣。栻按道嶺環言云。大辟獄。要轉詳。待報處決。其原發。招由。開報來歷。必須越後御史會審。情真。部院方爲。皇明去毒家。卷十一。章皇帝。三二。

本送大理寺審題不然雖建撫與減刑衙門擬審情
真亦不轉奏則憲按國一方刑獄之所寄也凡所
專發布政司與府州縣者布政司轉詳刑部事發撫
按與按察司分巡道者按察司轉詳都察院按察司
與六部無行凡事皆呈都察院轉
咨內外臺回相聯屬云。

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

○九月勅修

宣宗 章皇帝實錄○以陳鎰爲右僉都御史鎮守陝

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

甘肅

滕常州江陰人由吏出身官至兵部尚書

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府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

南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經年往復多失民業劇忱

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腳價允

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運繳軍民兩益至是
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
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
十分之四浙江蕪松等倉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
仍于瓜淮交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
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
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
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皇太后願英宗曰此五人先
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簡贊成者

皇后之言
皆其高將
慈不殺何
不熟之于
外乎斬軍
朕以此言
雖小可以
喻大

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皇太后顏色頽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

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構人家國多

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干國事也。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

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于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
監。寵信之，每呼爲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
權，作威福，特輔臣方議開釋，筵而振乃導。上布武
於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在朝陽門外。遂郊集
京營，及詣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
衛指揮僉事，祀廣爲第一。遂超陞爲都指揮僉事，廣
爲人尋常庸懦，常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後開門，
遂大見視。曠後累官都督，鎮朔州。鎮守宣廣，終